

同声四调

曹乃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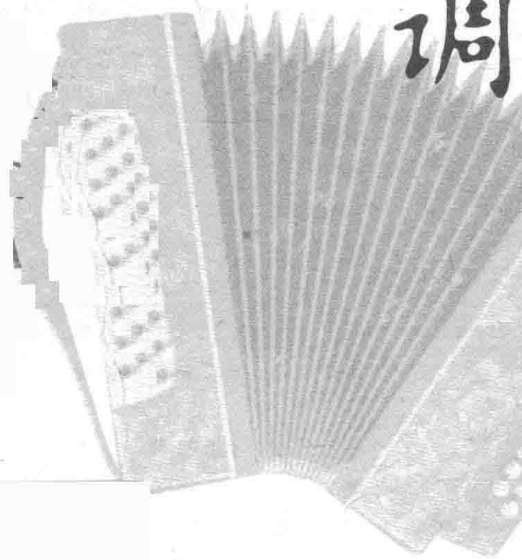


同声四调

曹乃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声四调/曹乃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631-7

I. ①同… II. ①曹…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6372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10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31-7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清风徐来曹乃谦

陈文芬

马悦然读完曹乃谦的中篇小说《换梅》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童话。”

换梅是乃谦的养母。

乃谦是山西应县下马峪村农民之子，小名儿“招人”。招人生来眼眸灵动，大耳招摇，美丽吸人。

曹家的隔壁邻居换梅，膝下无子，丈夫曹敦善在大同北山区打游击，不在村中。换梅常到邻家逗弄娃娃招人，日久生情，竟动起据为己有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假意照料孩子抱走招人，说第二日早晨送过来，生母不疑有他。

养母偷子的亲情童话，由一场惊天动地的奔袭而展开。

换梅“偷子出村”“赤身渡河”“智杀恶狼”“乞讨寻夫”，经历严寒和饥饿的煎熬，终于在三个月后，与丈夫曹敦善相逢。

悦然说他读到娃娃躺吊床里吊在驴肚底下，想起荷马写奥德赛走

进羊洞里遇见个大巨人，奥德赛叫巨人瞎眼的那一计。

换梅有智慧有勇气，还有无比的神力，悦然夸奖她说，无论是当今还是古代，都算是十分少见的独特的女性。

宇宙世界之浩大，却有极微小的概率发生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作家的童年，而作家必得拥有一支童话之笔，才能将一真实的蕾骨植进文学之境，开出繁花。

乃谦写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直想写母亲的故事。而《换梅》就是长篇小说《母亲》的引子。引子业已出版，而正文却迟迟不见问世。原因是，乃谦得了脑血栓。但乃谦并没有放弃对《母亲》的写作，他说写不完《母亲》死不瞑目。养病三年后，他又拿起了手中的笔。怕犯病，他放慢了速度，并说不能写长的，先写短的。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慢慢腾腾地循序渐进着”。

今年二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乃谦的《流水四韵》，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即将出版他的《同声四调》。这两本书皆以四章展开，每章九题，四九三十六，总计七十二题，四十万字。乃谦说，这都是从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素材库里，一题又一题地整理出来的、关于母亲的故事。这一题又一题的故事，篇篇都可独立阅读，却又是相互勾连。

乃谦用“我”这种自述散文体样式，借九题系列这种章法结构，用散点透视的笔法，叙写着不同的人生段落。《流水四韵》一书中，从初小报名写到高中毕业；《同声四调》一书从参加工作到了红九矿开始，经

历宣传队、下井、文工团、铁匠房、政工办、丧父、结婚。一路写去，看似随笔，娓娓道来。所写都是个人小我、亲族友朋的人生际遇，而这些苦难岁月的陈年往事，都被赋予了审美的意味。

所有篇章其轴心是“我”，而所有篇章实际都是在写母亲。

换梅是个文盲，虽也参加过扫盲夜校，可一辈子只认识“曹乃谦”三个字。她不善言辞，有理也不会辩说，必要时只用拳头来说话。

曹雪芹笔下的贾母拥有权力，曹乃谦笔下的曹母拥有拳力。她捅杀过狼、打过警察、打过邻居、打过老师。为保护家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母亲直觉式的出击，必有神效。而为了教育儿子，小招人也从没少挨母亲的巴掌。据乃谦的体会，母亲的巴掌有三种形态——耳光、兜嘴、刮刷，在此不细表。最厉害的一刮刷下去，准叫对手人仰马翻。

有趣的是，这个以武促教的文盲母亲，动不动就叫乃谦做作业。乃谦说，我做完了。母亲说，作业还有个做完的？再做！母亲令下，乃谦不敢违抗，只得再做。乃谦的家庭作业常常是写两回三回。

曹母不仅仅是只会用拳力来“修整”招人，她也有心思细腻舐犊情深的一面，甚至是跟孩儿有心灵通感的时候，书中这方面的精彩叙述很多，最让我感动的是《扣子》那一节，当读到这一节的末尾时，我早已是热泪盈眶。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散文传记《记忆看见我》中说：“独生子总是发展出收藏的爱好或某些独特的兴趣。”曹乃谦也像托马

斯,是由母亲带大的独子,同样发展出音乐的爱好的。按照朋友的说法,他啥乐器都能耍。而母亲对他的评价是:“你们当是啥,跟木头说话,难呢。”

乃谦写小说一是爱乐,二是爱人,两者交融,无分先后。

乃谦头一本大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以雁北要饭调歌唱作为多个极简篇章韵律而连缀出来的长篇小说;现在的《流水四韵》《同声四调》,连书名都极像是音乐的曲名。

乃谦最早在姥姥村里听放羊的存金唱歌。存金歌声好,乃谦教他写字,也跟他学唱。接着自学口琴、竖箫、秦琴。初恋的女同学萧融爱乐,机缘一起竟改而追逐各种乐器狂练。于是,在校园动荡于政治运动时,乃谦走上了音乐艺术之路,那是他人生很大的幸运,先进入了宣传队,再进入了文工团,还立志要做省歌剧院首席二胡;不幸因为拉奏古典名曲《苏武牧羊》,被冤枉和诬陷为不符合政治路线,遭领导惩罚而被下放到铁匠房,工作一年后有贵人相助,引上警察的职业。以后又因拒绝为领导抄写匿名信,被发配到了雁北的穷山村做知青带队的队长。这一年的生活,让他的人生灾难变成了十二年后的创作礼物。

这两本书的音乐之路,呼应了作者《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那本大书。

人生的跌宕起伏,行云流水如过眼烟云,不如清唱一曲直上云霄。

于静水深流之中,不动声色地状写时代样貌,是乃谦这两本书的特色。

乃谦在前书《流水四韵》涉及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取缔一贯道”“抗美援朝”“大炼钢铁”“三面红旗”“反美游行”“六二年困难时期”“阶级斗争天天讲”“上山下乡”；而后书《同声四调》又写到了“文革”时代的“破旧立新”“造反有理”“样板戏”“林彪事件”“农业学大寨”“加入联合国”“批林批孔”等等的一系列运动和事件。

这些，乃谦虽然还是没有着重地细写，但他似乎是把所有的大事，都有意识地却又是很自然地，穿插着布局在家常话语的字里行间，把大量的时代信息，融进孩童、少年、青年真诚的视野里和朴实无华的文字之中，使读者在阅读中回忆着，并了解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史料信息。

读完全书，我了解到乃谦家庭所生活的大时代背景，同时也知道，在那个时代，“担大粪不偷着吃的真心保国”的公社书记曹敦善，终其一生都是在离家一百里的农村工作；一家人一辈子只住着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平房；招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母亲深谋远虑，动员亲朋，在南大殿屋檐下加盖了五平米的小屋；五舅舅为了给外甥买进口手表，半夜起来排队不说，还和另外也在排队的夫妇二人打了一架，脸上让可恶的妇人抠出一道道的血痕，五舅舅还觉得“值得”，因为他给外甥抢购到了一块可以当作定亲礼物的瑞士“百浪多”。

这种真实的时代状貌，让我心酸，让我悲哀。但当我想到现时的乃谦，又不由地为乃谦高兴。

曹乃谦是个爱女性的作家。曹乃谦爱女性的本质跟曹雪芹一样。

乃谦不仅爱母亲、爱姥姥姨姨姊姊妹妹，还爱女老师女同学女同事。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所有的女性都喜欢招人，喜欢乃谦。

因为留意女人，爱恋女人，书中但凡女人的大小事，在乃谦的笔下都能写出味道来，一种“曹味”。有时天上人间，灵通得不加掩饰。他写女性，总有感知，感性，从不流俗。这种十足的曹味，读者自可细细品阅，这里不详加举例。

乃谦求学过程遭遇巨大的政治运动是个不幸的主题，但是在不幸的时代往往有相同的幸福的理由。那种幸福包含着高贵的品格和质量。

当时曹乃谦求知若渴，同学的友谊在少男少女之间滋长，往来的内容是学琴、棋艺、讨论文学。

欣赏的女同学当中，乃谦因为佩服周慕娅同学对《红楼梦》一书的深度理解而埋下情缘。直到后来乃谦与慕娅结为连理，他们的婚姻是金玉良缘。

乃谦偏爱《红楼梦》，而他的写作手法也受《红楼梦》的影响。他把人物、故事错落了时空来写，成了本书很特别的章法结构。比如，他在前书《流水四韵》里《高小九题·值班》中写到的小毕姨姨，时隔十四年后，在《同声四调》的《政工办九题·缘分》中又出现了，前书骂他“小屁孩”，这次却问他“你是不是也有点喜欢小毕姨姨”；再比如，前书《初中九题·中考》写道：“五舅舅跟我讲过，说我妈在年轻时，因为浇地和小山门村的一个后生打起来了，我妈一个刮刷把那后生打得滚下了沟

甥，那后生满嘴血，他的牙让给打得掉下两颗。”而这个小山门后生，却在《同声四调》的《文工团九题·二妹妹》里巧遇了，和“我们”居然是坐在了一个小巴车里，“小山门大爷”认出了“我”母亲，可“仇人相见，没有眼红，还笑，还相互问讯后来的情况”。类似这种的趣例，在两本书中出现很多很多。

乃谦书中的这种“隔山探海，天呼地应”，无疑是借鉴了曹雪芹撰写《石头记》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里，也早已经是在成熟地运用着。

2010年马悦然的老学生白山人翻译全本《红楼梦》，瑞典译文出版完成，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图书馆举办一场发表会，会后白山人问悦然：“曹乃谦现在怎么样？”

马悦然的老学生们跟悦然长年有私交、通信。在马老师多年鼓励之下终于完成《红楼梦》的译本，对他一生挚爱的曹雪芹有了一个交代以后，白山人开口居然问了个曹乃谦。

悦然所有的学生里白山人对于文学的审美是最强的一位，须知他读过两个文学博士，是因为爱上《红楼梦》才跟马悦然学习汉学。

白山人对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评价很高，我无法精准重述他的词汇，他说曹乃谦想做什么没有办不到的，因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艺术形式已经精准到看起来一切好简单，可他做了所有艺术形式需要的非常复杂高规格的准备。

我以为白山人读了他老师翻译曹乃谦的译文，一定是产生了什么

心理作用。当时我没有把白山人的评语太放在心上,就在我读完乃谦新书《流水四韵》《同声四调》,我真想立刻找到白山人,告诉他:小曹跟老曹之间有一点意思。

曹乃谦的写作起步晚,产量少,语言审美感强,这是一种晚发的天才状态,背后隐藏更多的是阅读状态的丰饶、生命经验的积累。

《换梅》《流水四韵》《同声四调》发表以后,读者更能了解乃谦的人生与创作之途,在幸福与不幸福之间,饱含多少平常百姓高贵的品格与质地,这是不平凡的母亲养育他所带来的一切。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乃谦的散文体小说,繁华落尽,真淳淡然,文字隽永,有如清风徐来,再无遗憾。

2016年5月6日

于斯德哥尔摩

(本文作者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夫人)

目 录

清风徐来曹乃谦	陈文芬 001
---------------	---------

宣传队九题	001
-------------	-----

1. 宣传队	001
--------------	-----

2. 工资	009
-------------	-----

3. 下井	016
-------------	-----

4. 三弦	025
-------------	-----

5. 考察	032
-------------	-----

6. 出差	039
-------------	-----

7. 对象	046
-------------	-----

8. 二哥	057
-------------	-----

9. 会演	066
-------------	-----

文工团九题	074
-------------	-----

1. 扬琴	074
-------------	-----

2. 参观	082
-------------	-----

3. 表哥	090
4. 新房	099
5. 衣箱	107
6. 读书	115
7. 二妹妹	121
8. 饺子	128
9. 《苏武牧羊》	134
铁匠房九题	142
1. 总管	142
2. 处分	151
3. 铁匠	159
4. 机关户籍室	165
5. 对联	171
6. 扣子	177
7. 玉玉	183
8. 小集团	191
9. 春闺过路	197
政工办九题	204
1. 签到	204
2. 考核	213
3. 七九	221
4. 谷面糊糊	231

5. 下马峪	242
6. 遗孀补助	252
7. 缘分	261
8. 北温窑	270
9. 户籍警	277

宣传队九题

1. 宣传队

一九六六年秋天。“文革”开始没三个月，我最亲爱的慈法师父让大同三中的红卫兵给批斗得上了吊，后来我五舅舅一家又让造反派给“勒令”回了农村。从此，我就对“文革”有了看法，就再也不想参加那些造反有理的活动，当了逍遥派。这个，我在《高中九题》中写到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从小就喜欢乐器，家里原来就有口琴、箫、笛子、秦琴，还有大正琴。银柱说除了笛子，你那别个的都不能算是个正经的乐器。我问啥才是正经乐器，他说二胡才算。我就跟我妈要钱，让银柱帮我买了把二胡。是在四牌楼文具店的乐器组买的，栏柜里就有两种，贱的三十多块，贵的六十多块。我买了把贵的。从那以后我就痴迷上了这种“正经”的乐器了，没明没黑地拉呀拉。

我妈说半夜了还不睡，吱吱扭扭的，让院人骂你呀。我就把二胡的码子用夹子夹住，这样，发出的声音院人是听不到了，可我妈让我吵得左翻翻身右翻翻身，睡不着。后来我想起个办法，那就是，夜深了该

睡就睡，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到公园假山上拉。老虎和狮子不嫌我吵，我想咋拉就咋拉。拉呀拉，拉呀拉，天气上冻了，手指头冻得发僵，我就把线手套的指头剪掉一半，戴上它就能让我指头的前两个关节露出来，这样就能继续拉。

最初时，我只会慢慢地拉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来又会拉“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慢慢慢慢，一年后，就能拉《赛马》《江河水》《二泉映月》《红军哥哥回来了》这样的独奏曲了。我最喜欢《草原上》了，拉起来，闭着眼，拉着拉着，以为自己就是在那辽阔的大草原上了，蓝天呀白云呀绿地呀，还有拖着缰绳的老马，在清水河边悠闲地吃着嫩嫩的草。

老周来家找我，说毛主席让红卫兵跟工人阶级相结合呢，说小萧融让你跟她到毛纺厂呢。高一时，同学们给我跟萧融捏对儿，说“法国人咋能不知道拿破仑，曹乃谦咋能不知道小萧融”。

我妈挺喜欢这个小萧融，说侬女女尔娃不嫌个好不嫌个赖，碰上啥吃啥，穿衣裳也不讲究，老也是件大黄褂。

“尔娃”是我们应县老家的话，意思是“这个孩子”。但都是在喜欢这个孩子的时候才这么用，讨厌的时候是不会用这个词的。不会说“尔娃是个坏东西”这样的话。

我说她那是穿她爹的。我妈说，噢，她爹是个当兵的。我说是在坦克部队当师长。我妈说你爹打小日本儿那会儿，还是游击队长呢。我妈认为游击队长要比师长牛气。进一步的想法就是，我娃娃是游击队长的孩子，配你个师长的孩子，有富余。

我也把二胡带到毛纺厂，有空就拉。可萧融好听我吹口琴，还好听我吹新疆风味的。我吹《边疆人民想念毛主席》，她就她的黄军帽当手鼓，比画着，为我伴舞。那几个月我俩除了睡觉各回各的宿舍外，其他时间几乎是一直相跟着，唱呀说呀的，没完没了没个够。

一九六八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我过生日，她给我送了支新口琴。可我回姥姥村走了一个礼拜，返回毛纺厂就找不见她了。老周告诉我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她给召回去了。

看不见萧融，我吃饭不香，睡觉也好好儿睡不着。刚过了十九周岁的我，以前可从来没有体味到这种人想人的感觉。听了老周的主意，我骑车到学校找见她，说厂子跟她要宿舍门钥匙呢。她看见我很高兴，说我以为你在村里住着不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她说我领你去见见郭振元，他是乐队队长，叫他听听你拉二胡，你可比他们拉得好。我想想，觉得这样有点自我推荐的意思。就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这样的。我说不这样。她有点发愁，说那该怎么样？我一下子想不出该是怎样才好，后来她一下子高兴了，说想起个好主意。她让我早晨在教室门前拉，她说，不出两天就有人找你呀。为了能跟萧融在一起，我当天就回家把二胡取来，把打包了一年多时间的行李铺展开，住进了宿舍。当第三天早晨又在教室门前拉《草原上》的时候，郭振元来请我了。

我以前学乐器是出于爱好，是因为喜欢，从没想到是要参加个什么组织。可从那天开始，我就成了文艺宣传队的一员了。这个组织叫“大同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萧融说我比他们拉得都好，但我觉得